

白岩松：中國人不做無用事，一切皆與升官發財有關

本文為2014年12月18日,資深媒體人、中央電視台《新聞1+1》節目主持人白岩松作客廈門大學,所做的一場主題為“閱讀與人生”的交流會。

By 政商內參
(微信最好的政經讀物,以專業的視角傳遞政商信息,深度解讀政商新聞,這裡使你瞭解更真實的中國)
以下為白岩松的演講實錄(有刪減):

各位,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來了之後才知道不好講,為什麼?年齡層相差太大,36到42歲的一群人,還有年輕的大學生,你怎么把一家兩代人融合在一起還要給他講呢?講養生上一撥聽,下一撥不聽;講勵志,下一撥聽,上一撥不聽;講成功,底下一半兒人都有經驗,很難,所以,聊聊天吧。

這一個月正處在廈門的讀書月,我是受出版社的“裹挾”,來跟大家談閱讀之美,其實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稍微悲哀的事情。這幾年都在做讀書的推廣,我總納悶一件事,你見過國際上把哪個日子定為“吃飯日”嗎?沒有。那為什麼要有一個讀書日呢?對於人們的身體、肉體來說,不吃飯活不下去,那我很納悶,對於我們的精神來說,不讀書難道不也是跟不吃飯一樣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嗎?那麼為什麼現在都已經墮落到了要全社會去推廣“閱讀”這樣一種現狀?我覺得這件事情恰恰印證了此時此刻中國的某種悲哀和某種覺醒。

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,前不久在APEC上,普京送給了總書記一部手機,這部手機我看完細節之後發現,只有俄羅斯能做,中國做不了。是他們技術很高科技嗎?沒有。這個手機是兩面屏幕,這面跟咱們的手機一樣是正常的,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樣的、像水墨一樣的屏幕。我為什麼說中國做不了?俄羅斯的人均閱讀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,腦海中能誕生這樣一個手機,一個屏幕是正常的彩屏,另一個屏幕是墨迹的屏幕,只有愛讀書的國度才可能把它研發,他才會把一個手機跟閱讀和使用緊密結合在一起,而我們設計成兩個屏幕,一定是為了變得更加便利,更加色彩斑斕,而不是考慮是否更適合閱讀。

同樣的道理,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國巴黎的時候,正值法國的休假期,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中方的高級官員跟我說了一番話,給我的觸動非常深。他說該怎么看待法國人像命一樣地捍衛這一個月的休假?中國人經常會覺得法國人太懶啦,一到夏天錢都不掙全跑啦,都去度假了。我們非常容易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,但是法國人是怎么去面对、思考、解讀這一個月呢?

在全世界,如果論有創造力的國家來說,法國是最好的。比如說諾貝爾文學獎,法國有多少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?包括法國的電影,現在我依然是法國電影的狂熱愛好者,在我最喜歡的三部電影當中,就有一部是法國的。法國人認為法國之所以有創造力,跟這個月休假緊密相關,因為每年他們有一個月去保證安靜的地方,回到自己的內心,讓自己經常有發呆的時間,讓他們瞭解生命。每年都要休息一個月,寧可少掙點錢,在這背後是一種對生命更透徹的理解。

生命不只是使用,還需要獎勵,而我們對生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?我們口號上會說:活到老,學到老;其實我們往往是“活到老,掙到老”。錢永遠沒夠,大家都在忙碌着,其實中國古人早就告訴了我們什麼是“忙”。“忙”就是心亡。法國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國度,跟他們經常要停下來,面對自己,成為自己的朋友,與自己對話,與時間和空間對話緊密相關。後來我總結,想要有創造力,需要有三個條件:有錢(有一定的閑錢),有一定的閒人,還有一定的閑時間。沒有這三點,想有創造力,不可能的。

去年是《東方時空》創辦二十年,它在1993年創辦,為什麼幾年就成為中國具有影響力的新聞專題節目?那種創造力是從哪兒來的?我覺得就從這三個“由於”來的:由於進



行了改革,大量的人可以進來,不合適的人可以走,每一個欄目的人都會有一點富餘。這種富餘就產生了強大的競爭力,同時也有了生存的壓力,這就需要更有創造力和干得更好。這是第一個,第二個,當時搞改革,錢製片人可以支配,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給,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給,有一點閑錢。第三個由於不是滿員,同時還可以吸納社會的大腦,優秀的人云集在這裡,就會有多餘的時間和智慧,創造力就誕生了。那樣的幾年時間里,永遠是前面在播節目,後面就有人在研發新節目,所以,很多新節目都不是領導指令的,而是

我們自發推動的,像《實話實說》這樣的節目,領導沒讓做這個,一看還不錯。創造力就是這樣誕生的。

四個蘋果創造世界。第一個是亞當夏娃的蘋果,與人類有關,第二個就是牛頓的蘋果,發明瞭萬有引力,第三個是喬布斯的蘋果,第四是中國的小蘋果,解決了龐大的大媽們多餘的精力,這是對人類的巨大貢獻。說牛頓的這個蘋果,我相信在此時此刻的中國,這樣的傳奇不會誕生,此時此刻有幾個中國人有那個閒工夫躺到蘋果樹下去?在一個講究“愛拼才會贏”的國度里,有幾個人願意躺到蘋果樹下去閑歇着?好,即便有人躺到了蘋果樹下,被蘋果砸完之後的反應也一定很“中國”。

第一個,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,抱怨。此時此刻的中國最大的特質是抱怨,我們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館去聽,小三在抱怨正房,領導在抱怨下屬,下屬在抱怨老闆,老闆在抱怨體制內,體制內在抱怨體制外,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,因為大家都覺得責任是別人的,與自己無關。每個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給摘除出去了。其實,你什麼樣中國就什麼樣,你進步了中國就進步了,但是中國人不會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問題,因此第一個反應就得抱怨,“誰管的樹?你們領導在哪兒?把他給我叫來!”一定會演變成爲這樣一種局面。

人家說一個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,掉到其他國家命運可能相同,掉入中國會有不同的命運,要看它掉入哪個省。如果掉到陝西,就會把它埋上,一百年後再挖出來。如果掉浙江義烏,就製造一批模型。如果掉在東北,訓練訓練上二人轉舞臺。要是掉北京,更搞笑了,“趕緊問下是什麼級別要不好接待。”所以我們會有我們此時的特徵,你就會去想我們現在是一個有創造力的時代嗎?當你你看多這樣事情的時候,你就會看到一種本源,此時此刻有多少中國人會去做無用的事呢?但是創造力就恰恰跟無用的事聯繫在一起。

全中國的第一個黃金周那天,我在廈門,帶着老婆孩子,孩子還很小,我們喝茶喝到十點半的時候就被臨時通知“全走,所有的茶室要改成賓館讓人睡覺”。因為第一個黃金周,廈門沒有想到遊客是如此的海量。等我回到賓館的時候,大堂里全是人,在等床位。

第二天去鼓浪嶼,噩夢一般的旅程,但是,到了鼓浪嶼之後沒有幾分鐘我就成為最幸福的人。一艘艘船在鼓浪嶼停泊,大家下船,99.5%的人直奔日光岩。還有人問:哪兒是鼓浪嶼最有名的?日光岩吶!旁邊的人也不用問,跟着人流走了。我帶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,人滿為患人山人海,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。我就勢拐到了鼓浪嶼的巷子里,一個人都沒有。

那一上午直至下午,我們把鼓浪嶼都逛了一遍,甚至還鑽到那時候還有一個什麼洞里。最美的鼓浪嶼在最火爆的黃金周是沒人的,幾乎屬於我們這一家人。但是,涌入的人們都在日光岩,因為他們要照一張相,留言“我到了鼓

浪嶼”。從此我幾乎不到任何一個景點去照相,因為生命很短,照相的那個時間不如留在自己的記憶當中去感受。

所有傳說中最美的鼓浪嶼,比如說鋼琴的聲音,從窗戶里頭傳出來,我全聽到了。野貓跑過,張三豐的奶茶等等。這個時候要反過來去思考,我們的生活,出現了哪些問題?在我們的意識當中有哪些問題?閒逛是沒用的,我們講究直達目的地,干任何事情我們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標,過程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……手機阻止了無聊,也阻止了無聊所擁有的所有好處。這句話開始很繞,但是當我開始想明白了,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好了。

無聊是有價值的,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無聊的時間,只要一“無聊”,人們下意識地就拿起手機來,“無聊”就被填滿了,看個微信瞎搜一番,“無聊”就沒了。無聊之中所臨時誕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、天馬行空的創意都消失了,甚至“無聊”本身也消失了。“無聊”也是創造的一個重要母體,而我們現在連給它時間的可能性都沒有。

中國人不做無用的事,什麼是無用的事,什麼叫有用的事?與陞官有關的,與發財有關的,與出名有關的。比如說在我們的學堂里,現在的學子提的問題跟過去不一樣,現在的學子提的問題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,功利性極強,“我該怎麼辦?”“應該怎么着?”“你直接告訴我一個什麼?”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賣大力丸的,我治不了“急”病,只能說一些慢道理。但是現在的人覺得慢道理不叫道理,你必須要告訴我一劑藥吞下去立馬要見效,只有一種藥真能達到這個效果,(那就是)劇毒的毒藥。你只要吃下去,保證兩分鐘後啥事兒都沒有了,你吃嗎?所以,有用的藥恐怕都需要時間。

現在中國人很有意思,看名片、遞名片。回到家一看,這哥們沒用,撕了,因為你用不着他。就在一個又一個篩選名片、把沒有用的名片一張張撕掉的過程中,你錯過了生命中有意思的人,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,有趣的朋友越來越少。

我們該怎么重新去理解無用之大用,包括閱讀本身?今天下午有個小伙子跟我聊,說我特倒霉,本來報了某個學院的某專業,後來被調劑到了漢語言文學,它有啥用啊?我給他四條出路。現在12月份了,回去復讀可能有點來不及了,自己考慮清楚。第二條,學校能轉系,試試。第三條出路,大學本科學的是思維方式的煥陶,研究生選專業的時候選擇一個跟自己的興趣愛好相關的專業。第四條非常重要,沒準你會愛上它,試着愛上它……

隨着我年齡的增長,我對漢字的喜愛是在增長的,好多人跟我說,誰這年頭還在讀詩啊……詩歌里有最濃縮的中文,我要告訴他們幾件事情,第一,中文是每天面臨再次發明的。發明這個詞是理科啊,怎么會跟文科有關。我說

但是它我們最濃縮的東西。當一個民族有持續二十多年的時間不讀詩厭惡詩,而且把它邊緣化的時候,你就知道我們生活中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。

我們現在都知道,有些東西開始重新有用了。但是這個世界上最貴的東西往往是无用的東西,這個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是什麼?戒指。你告訴我一個實用功能,它有嗎?但是它非常貴。頂針,幾毛錢一個,但是戒指呢?無限。還有服裝,比如說,服裝有用的功能是什麼?保暖和遮羞。如果要是滿足它有用的功能,去個小商品市場,100元一身,拿下。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,這9999花在哪兒了?花在沒有任何實際功能的用途上:牌子、感覺、樣式。你們可以去研究我們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,看看是有用的貴還是無用的貴?

曾經有一次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,陳丹青非常認同我的看法。陳丹青他們干的這活兒有什麼用?請問畫家有什麼用?詩人有什麼用?沒用啊,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陽,也就是著名的《富春山居圖》的富春,到了那兒之後,我詳細地瞭解了黃公望的故事。老爺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陽,之後也被邊緣化,六七十歲了才在邊緣的山里畫這幅《富春山居圖》,城中心都是領導、企業家、達官貴人,黃公望用了六、七年的時間把這幅圖在寂寞中畫完,畫完給了一個僧人“無用”。一個寂寞文人感嘆自己無用,恰恰遇到一個叫“無用”的僧人還喜歡這幅畫,送了。九百多年過去了,城中的達官貴人不知道哪里去了,但是這幅無用的人畫的無用的畫可是真有用,成了這個城市招商引資的最大名片,甚至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都談到了這幅《富春山居圖》。它有用嗎?沒用。真沒用嗎?

今天下午,也有學生跟我溝通關於讀書的問題,“我喜歡讀書,但我的很多同學都去看美劇等等,我是不是需要堅持”等很多這樣的問題。其實炫耀讀多少書和炫耀多少財富沒什麼區別,都挺招人討厭的。另外,當用“堅持”這樣的字眼去說讀書時,已經壞了,讀書是一種樂趣。有人問我,哪本書對你影響最大?每個人都想得到一個功利性的結果,對你影響最大的一定最有用。但我覺得對我最有用的書肯定就是新華字典啊。不可能再有第二個。剩下的、所有的書都像小溪流從源頭出發,長江黃河在開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細流,然後不斷地有水系匯入其中,然後不斷地、慢慢地壯大到長江和黃河如此之遼闊。你能知道是哪條匯入的溪流、哪條匯入的河流讓黃河成為黃河,讓長江成為長江?我當然無法回答,我這一路上汲取的這麼多營養,到底是哪個營養塑造了我。有人問我讀了多少本書?我說無法回答你一個數字,此時此刻我什麼樣就可以反過來告訴你我讀了多少書,因為它變成了我。最重要的是,讀書本身是一種最大的樂趣,不是我的結果讓我得到了樂趣。

現在去中國的書店,最顯著的特點是有這樣幾摞書。第一個是與考試有關的書,第二個是關於養生的書,第三個是所謂的暢銷書。這涉及到人們所關心的內容,要過關,要長壽,要有談資,怕被時代拋棄,其實全具有功利性。但是有很多好書不是為了功利,而是為了有過程。你看這本書的時候你會得到很多樂趣。

大學是止于至善,這是我認為大學最重要的因素,永無止境。創新需要具備的素質:獨特的思維方式,獨立的人格,人心的自由。我們過去對自由的理解是狹隘的,真正的自由在內心。面對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,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結

論的就不算遼闊,無法掌握的是最遼闊的,人心是最遼闊的。創造就是對固有牢籠的掙破。所謂自主創新,沒有自主就不會有創新,一所好的大學定是將有用的和無用的進行結合。

人類的進步是由科學家的好奇推動的,所有的東西都是相通的,楊振寧跟我說過,物理學到盡頭是哲學,而哲學學到盡頭是宗教,所有的東西是一個大圈。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,而他之所以給我講這句話的緣由,在於他經常做無用的事兒,而且感謝這件事兒,就是讀大量的金庸小說和各種文學作品。

謝謝各位。



2013年世界華文媒體大會上,《伊利華報》蒲瑛社長接受白岩松現場採訪

不,漢字的常用字五、六千字,但是每天當你落筆要寫字寫文章的時候,你都承載着或主動或被動的重新發明漢字的可能。想想我們廈門的詩人,舒婷,很多年前同樣路過神女峰,為什麼她能寫下:“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,不如在愛人的肩上痛哭一晚。”這兩行詩有那兩個字你不認識嗎?但是她把我們熟悉的漢字重新組合在一起,誕生了“人人心中有,個個筆下無”的意境,而且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。在詩歌里頭,同樣存在着看似無用的東西,但是漢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長,我們要探討中文的無限可能。

海子寫過“今夜我不想人類,我只想你”。這是海子最偉大的一句情詩,依然是大白話,